



山清水秀人欢畅

◎陈顺源

十字桥

◎陈克勤

青苔在混凝土缝隙间生长年轮
一块半个多世纪的补丁
仍能辨认出掌纹的走向
时间把每一道裂缝翻译成
候鸟迁徙的轨迹
小木船载着时光老人

悠悠驶过春日
水花溅湿的黄昏
有人反复称量
这座生锈的秤盘里
沉睡着多少未拆封的潮汛
而我的皱纹正悄悄爬上石阶

又到一年麦收时

◎龙水

立夏过后，高脚东南风劲吹，气温飙升至30℃以上。闷热的晚上，漆黑的夜空，伴着“轰隆隆”的几声雷响，一场大雨一直下到天明。早起的农家人来到屋外，远远望去，田野上的麦子犹如一片金色的海洋。近看，还沾着水珠的麦穗沉甸甸地垂下了头。麦穗上绽开的麦粒像珍珠似的，风吹过，仿佛要掉落一般。“咕咕……”田野里，布谷鸟发出清脆的催叫声，麦子要开镰了，农家有新麦饭吃了。这个时候，过了冬闲的农家人便开始磨刀霍霍，准备收麦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联产到劳后，我家分到了三亩多田。也像其他农家一样，母亲也种了大片的麦子。那时，我刚高中毕业不久。俗话说，救麦如救火。麦子九成熟，十成收。一旦麦子过分成熟，大风大雨后，不仅要减产，而且还要发霉，农家人的辛苦就白费了。种了一辈子田的母亲最明白这个道理。

连续几个骄阳后，天天去瞅麦子的母亲早早起了床，她从橱底下找出两把锈迹斑斑的带柄镰刀，再找出一块中间已磨得凹下去的磨刀石，将镰刀蘸上水，一手抓着刀柄，一手抓着刀背，在磨刀石上推了起来。随着响声，镰刀上淌下一股股锈水，刀刃变得铮亮。一顿早饭的工夫，两把镰刀被磨得锋快。简单吃过饭后，我穿上旧衣服，拿着镰刀跟母亲下了地。

母亲不愧是种田的老把式，只见她弯腰呈“弓”字形，镰刀从半米开外的麦缝中伸进，右手往后一拉，“唰唰唰”，镰刀飞走龙蛇。瞬间，一排排麦子排山倒海

似的倒在她怀里，再用拿镰刀的手一勾，另一只手一托，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般，大把大把的麦子被整齐地放倒在麦田间。母亲娴熟优雅的割麦动作惊呆了我，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弯腰割起来，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我割的麦子稀稀落落、长短不一，不是将麦桩拔了起来，就是麦桩留得很长。好几次，还割破了手脚。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，我累得气喘吁吁。

趁着母亲磨刀之际，喘着粗气的我一屁股坐在田里，直恨自己平日不用功，高考落了榜，做了个修地球的人。善良的母亲在开导我的同时，手把手教我割麦子。渐渐地，得了要领的我速度也加快了。两天时间，三亩多田麦子全部割好了。

麦子登场，必须要有一块打麦场。打麦场要选在空旷通风且有水的地方。我家的打麦场在屋子前，空旷的一大片，路边有条小河。头天晚上，母亲用锄头将麦场松土平整后，和我从河里提来一桶桶水，然后用木勺舀水，均匀地洒在土中。一夜过后，泥土滋润，一条条蚯蚓在泥土里蹦跶，素有好生之德的母亲总是将一条条小精灵拾起，装进畚箕里，再倒进农田放生。然后，她将头年留下的麦秸渣撒在泥土上，再用借来的石碾来回滚动，反复碾压。这样泥土和麦秸渣融合在一起，起到黏结作用。半晌工夫，一块方方正正的打麦场就做好了，就像水泥地一样结实。

趁着打麦场晒干之际，母亲和我下田捆麦子，再将一捆捆麦子挑到打麦场，等着脱粒。脱麦子最少要五六个人才能完成。因此，农家打麦都是你帮我家、我帮

像藤蔓缠住年迈的桥墩
就像同龄的我
永远与你保持平视
我中年时你已老
我老年时
你依然年轻

紫琅诗会

江海风情

你家。只要邻家机器一响，我和母亲便撒开脚丫，帮着去打麦。

好不容易轮到我家了，母亲让我把准备好的香烟发给机工师傅和邻居。一番吞云吐雾后，机工摇响了机器，机器在冒出一股黑烟后，响声趋于平稳，在前面的人快速将麦子一把把分开，均匀地往脱粒机里塞，后面的人通过用桌子拼起的操作台，将麦子一捆捆往上搬，往前移。女邻居则用铁叉将堆在脱粒机前的麦秸秆挑起，放到另一边。上了年纪的人则用煤锹从脱粒机下往外抄麦子。随着“轰隆轰隆”的响声，打麦场上尘土飞扬。机器的轰鸣声、人们的欢笑声交织成了一首丰收乐曲。麦子脱完了，母亲在感谢大家帮忙的同时，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馒头干和粽子分发给大家。

开始起场了，打麦剩下最后一道工序，清糠除杂。借助徐徐凉风，母亲站在路边扬场，我则将装满麦子的畚箕递给她。一阵“哗哗”声过后，几只大盘篮里堆满了金灿灿、胖乎乎的麦子，抓上两粒放在嘴里嚼一下，一股清香弥漫了唇齿间。麦场收拾得差不多了，汗流浃背的我飞快地脱掉上衣，跳进南边的河里洗了个澡，过麦场的疲劳也随之烟消云散。

一晃数十年过去了。随着科技飞速发展，现在农村再也见不到当年那种收麦时的热闹场景了。取而代之的是，收割机的隆隆声成了时代的变奏曲。然而，当年收麦时的欢笑声和承载着农家人的希冀，展示农家成果的大舞台，以及火热美丽的乡村生活则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缸中莲

◎张健

玉兰

院中两只瓷缸，原是旧物，不知何年何月所置，向来闲置，积些雨水，生些青苔罢了。前些日逛花木城，见有卖荷花的，便动了心思，买了两盆回来。又托堂兄从乡下捎来些沙土，胡乱栽下，也不曾指望它开花，不过聊以点缀而已。

谁料想，这荷花竟不按常理出牌。未及六月，缸中已抽出几枝花蕾，不出两日，便“爆”开了——我实在想不出更妥帖的动词。那花开得突兀，开得急促，开得不容商量。

第一朵开时，我恰在院中纳凉。先是见一尖角钻出水面，青里透红，像小儿握紧的拳头。次日清晨再看，那拳头已松开，露出里面粉白的掌心。及至午后，竟然绽放了，花瓣舒展，倒像是从来如此，不曾有过含苞待放的模样。

缸是白瓷的，半人高，肚大口小，形制古拙，釉色温润。荷花从这样的缸中长出，颇有些不伦不类。它本该生在阔大的池塘里，与游鱼为伴，受清风抚弄，如今却被囚在这方寸之地，未免委屈。然而它似乎并不在意，依旧开得热烈，开得理直气壮。

花瓣是淡粉的，近蕊处渐白，边缘又微微泛红，像是被夕阳染过。花芯金黄，托着嫩绿的莲蓬，周围环抱着一圈雄蕊，也是黄的，却比花芯更深些。这般颜色搭配，原是极俗的，但在荷花身上却显得合情合理，甚至颇有几分雅致。

花开得盛时，竟招来几只蜜蜂。这些小东西平日只在墙外的菜地里忙碌，今日却不知受了什么蛊惑，越过矮墙，直奔缸中荷花而来。它们绕着花芯打转，时而停驻，时而飞起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纳闷这缸中荷花与野地里的有何不同，竟值得它们专程造访。

荷花花期甚短，一朵不过三四日光景。第一朵将谢未谢时，第二朵又开了，接着是第三朵。它们排着队来，又排着队走，井然有序，毫不含糊。花瓣凋落时，先是边缘卷曲，继而整片脱落，浮在水面上像一只只粉色的小船。

缸里的水面上除了花瓣，还漂着些枯叶，是荷花自己的老叶，完成了使命，便悄然退场。我本欲清理，转念一想，何必呢？这原就是它们的轮回，人为干预，反倒不美。

邻居老谢头见我缸中荷花，啧啧称奇，他建议我施些肥料，说能让花开得更大更艳。我婉言谢绝了。这荷花既然能在贫瘠中绽放，又何必用肥料去“催”它？强求来的艳丽终究失了本色。

荷花依旧开着，不问季节，不管规矩。有时清晨起来，会发现又多了一个花苞，也不知是何时冒出来的。它们开得随性，谢得干脆，全无半点扭捏。我常常蹲在缸边，看花瓣上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烁，看蜜蜂在花芯忙碌，看水中倒映的云影与花影交融。

缸中荷花不过是偶然的产物，却成了院中最生动的景致。它不因环境逼仄而自轻自贱，也不因无人欣赏而懈怠偷懒，该开花时便开花，该凋零时便凋零，自在得很。

人言荷花出淤泥而不染，我倒觉得，它何曾在意过淤泥的清浊？它只是自顾自地生长，自顾自地绽放，外界评说，与它何干？